

## 黑鑽石

### 雅爸的秘密

躺在床上翻來覆去，就是睡不著。巴布腦子裡一直竄出二姐，今晚吐露的秘密：「雅爸（泰雅語：父親）窮？！假的啦！全村只有你不知道，他有顆鵝蛋般大的黑鑽石。虧你還養他那麼多年！」

因為這個秘密，巴布氣的整晚沒說話，連妻子娜亞捧著奶子要他吸兩口，他都叫她滾去涼快。

隔天清晨，開著家裡那台破爛搬運車，巴布對窗子大吼一聲，我去釣魚啦。才講完，就加足馬力離開，等娜亞拿鑷刀從廚房沖出來抓人，巴布老早溜的不見蹤影。

「孩子的學費，沒給！居然跑去抓魚。烏吉（泰雅語：大便）！成天偷懶，不工作養家，我怎麼會嫁給這麼沒用的男人！」娜亞向門外啜了口痰，發洩她對巴布長年的不滿。

離開家的巴布，不久就到溪邊，他解下腰際的魚籠，準備好雅爸（泰雅語：父親）的祖傳釣竿，迎風那麼一甩，浮標竟然飄到水中央。部落裡一旦提及釣魚、打獵，誰也不敢跟他搶功，只可惜，魚不是黃澄澄的金子，倘若是，巴布老早致富，哪會躲到野外，哀嘆生不逢時。

巴布禁不住埋怨起雅爸的藏私，恨他目睹兒子一家借貸生活，依然過他逍遙自在的日子。有時，喝到兩眼迷濛，還不忘顛顛倒倒，四處散播兒子棄養老父的謠言，說巴布和娜亞是逆子、惡媳，他們終會遭到報應，被雷公擊斃。

「烏吉啦！我不養他？！他的酒錢、煙錢、飯錢，那來的呀！二姐、小弟從不管他死活，要不是我，他哪能撐到現在。」巴布移動釣竿，憤憤不平的朝

著溪谷怒吼，嚇的原本跑到釣竿的魚群，瞬間竄逃無跡。

於是一整天，巴布非但沒釣到半條魚，還因為甩竿用力過猛，把雅爸祖傳三代的寶貝，硬生生，扯裂了。這下可好，老酒鬼若發現，鐵定要興風作浪，對他哭鬧撒野之後，再來予取予求。屆時，娜亞又要哀嘆她是如何不幸，才會挑到軟腳蝦，當終生的依靠。

光是念及，便讓巴布頭疼欲裂，恨不得自己從此消失。死，自然不能解決巴布的問題，更可能害全家陷入萬劫不復，正如雅爸罵他，都幾十歲了，窮到連副下葬的棺材都沒有。

如此惡毒的咒語，多半是雅爸醉後的胡言亂語，等他清醒，隨即變成渾身是病，可鄙復可悲的老人，成天憂慮著，巴布該不會繼其他兒女，將他丟棄在工寮，自生自滅也不聞不問。像住在橋頭邊的馬賴舅公，死了無人收屍，最後，讓自己養的土狗，啃到屍骨無存。

巴布想，如果雅爸真如二姐講的，擁有一顆價值不菲的黑鑽石，應該早去享福，又何必裝窮，要大家施捨。以致巴布認定二姐八成不想出老酒鬼的醫藥費，才會說謊，從小，二姐就喜歡騙人，她講的話，要是能信，太陽都打西邊出來。

黃昏時，望著光溜溜的魚籠，巴布決定先躲到比令家避難，免得回家娜亞問晚餐在哪？他實在不想看到妻子那雙銳利的眼睛，不想撞見孩子嗷嗷待哺的模樣，他們的無助，只是越加證明他的無用與無能。

此刻，一如巴布預料的，比令在喝了保力達加綠茶之後，正醉眼惺忪的橫臥在門口唱歌。他國中還沒畢業的女兒，個個緊皺眉頭、捏著鼻子，不耐煩的催促他趕緊進屋，說什麼再不回家，雅雅（泰雅語：母親）就要把他連人帶酒

轟出去。

比令的牽手美麗是來自花蓮的阿美族人，面色黝黑，毫無印象中東岸女子的細白嫩肉，講話不只粗鄙，還十足蠻橫，常惹的部落老人家側目，背後議論她的長短。儘管這樣，夫家的生活開銷，包括年邁的公婆、未婚生子的小姑、高中輟學的小叔，以及他們的愛情結晶，依然完全仰賴大家嘴裡的潑婦美麗四處替人除草、套袋，甚至跑去修橋補路，打工搶錢維持。

至於比令，縱使人高馬大，卻因經年酗酒，以及，突如其來的車禍，弄到身心癱瘓，自此為他的遊手好閒，找到絕佳的藉口。所以在兒女眼中，倘若沒有強悍的母親美麗勉強支撐，很快地，全家就要流落街頭。

可能是同病相憐，可能是比令和巴布一樣都畏懼太座的威嚇，也都毫無擔當家庭的誠意與責任，每每遇到挫折，巴布總不自覺，來到比令家尋求慰藉，希望藉由他爛牙吐出的歪理，好替自己的懦弱無能，伸張正義。

於是為了哄比令，巴布用他口袋裡僅有的銅板，在雜貨店買了紅標米酒，兩包乾澀的王子麵後，賣力扛著那根壞掉的釣竿和空蕩蕩的魚籠，不惜迎著傍晚漸冷的迷霧，走在顛簸的山徑，搖搖晃晃的來到離家半公里，比令位於橋邊的鐵皮屋，看到瘦削如竹的他，一邊高聲唱歌、一邊酒氣沖天的被身形肥碩的女兒拖進屋裡。

然後，不一會，巴布竟聽到比令的哀號，自緊閉的鐵皮屋內傳來，聽到他的惡妻美麗不斷淒厲怒吼：「儘管喝死好了，喝死了，我就跟著解脫，不用沒日沒夜的養你們這羣混吃等死的米蟲。」緊接著，聽見屋裡響起乒乒乓乓的聲音，似乎有人在亂丟東西，而且，聲音越來越大，也越傳越近，跟著咻咻的，鐵皮屋內的桌子、椅子、凳子、掃把、畚箕，居然爭著沖出窗戶，從比令家，突地，

飛過巴布的眼前，嚇的他屁滾尿流，肩上的釣竿，和腰際的米酒，蹦的撒落一地。

巴布驚覺苗頭不對，儘快閃人，以免連他也遭池魚之殃。一個老婆娜亞就夠受了，別又惹比令的惡妻美麗，他可承受不住她龐大的身軀和猛烈的脾氣，聽老酒鬼說，美麗發作起來，幾頭山豬都敢宰殺，更甯提是人了。那麼，要是讓她察覺損友巴布帶酒來找丈夫買醉，火上加油的後果，弄不好他會小命不保。

這樣一想，巴布立刻連滾帶爬地逃離橋邊，由於當時跑的太急、太快，返家不久，巴布才發現釣竿、魚簍，居然丟在鐵皮屋。這下可好，要是給美麗撿到，絕對要不回來，更慘的，美麗還會跑去跟娜亞訴苦，說他成天沒事幹，就找比令喝酒，娜亞不信的話，丟在她家門口的垃圾、酒瓶，便是最好的證據。

連續好幾天，巴布一方在家提心吊膽，深怕美麗跑來興師問罪，一方憂慮雅爸會不會突然詢問起他寶貝的下落。於是，爲了安撫老酒鬼，也爲了掩飾自己的過失，巴布不惜偷走愛妻娜亞的醃肉，預備到鎮上賣的小米酒，和丈人家中的山羌、飛鼠腸，去工寮孝敬他生性小氣、多疑的雅爸。期待他，永遠、永遠都不要想到他祖傳的釣竿。

藏在褲襠裡

說真的，那天要不是兒子威比多嘴，洩露了巴布弄丟釣竿的秘密。最近，被伺候到酒足飯飽的雅爸，在喝了一整打啤酒後，絕不會突然變臉向巴布吼叫，要他這個逆子馬上把傳家寶貝交出來，否則的話，巴布休想從自己身上分到黑鑽石。當時，雅爸用一種巴布從未見過的眼神，像鋒利無比的番刀，刺向他急速蹦跳的心臟，對他發下可怕的毒咒，詛咒巴布若不及時奉還釣竿，他們全家大小將會慘遭橫禍，永世不得超生。

「那麼，二姐的話，果然不假。老酒鬼這幾年騙我們騙的好苦，巴布，你真是笨蛋，成天跟我講他有多可悲、多可憐。」娜亞躺在簡陋的木板床上挨著巴布的身體，無奈吐露她許久的委屈：「早知道老酒鬼有顆大鑽石，幹嘛還要把買菜、買米、買油、孩子的學費以及我的那點積蓄，都拿去給這個老不死的，治療他的爛肝病。」整夜，她不斷怨嘆自己的命運，咒罵著活該巴布窮到死。

不過，雅爸的黑鑽石，究竟在哪？巴布夫婦花了個把月的光景，以他們三寸不爛之舌，向二姐和部落親友旁敲側擊，依舊沒有任何消息。這一群，從小到老，跟雅爸不乏穿同條褲子長大的拜把兄弟，聽到巴布和娜亞的打探，個個睜大眼珠子，吐舌戲謔的說：「黑鑽石？我看他有個黑心肝還差不多？老酒鬼，要是有一顆大鑽石，早把老相好梅花娶進門了，哪還會賴在這邊，看你們的臉色過活。」

「大家講的蠻有道理！」剛從醫院回來的比令，難得清醒附和，他勸巴布要查出黑鑽石的下落，最好由雅爸下手，跟部落探問，只會打草驚蛇，不但查不出什麼，還會惹來有心人想分贓。

首先，巴布在比令的協助下，拿回祖傳釣竿，平息了雅爸的憤怒，再來，和妻子娜亞約定佯裝如常過日子，對於黑鑽石，來個裝聾作啞隻字不提。先卸除雅爸的戒心，也好堵住族人的嘴，就算二姐幾次有意在他們面前提起，巴布和娜亞異口同聲地便把話題岔開，久而久之，連雅爸都相信，他們夫婦已經忘記黑鑽石。

這個月初，雅爸到小鎮領了老人年金後，一如過往到姘頭梅花的小吃店，尋求慰藉。據聞，那天晚上幾杯黃湯下肚，雅爸黏著梅花的老奶子誇口：「黑鑽石，就藏在我的褲襠，想要的話，鑽進來拿嘛。現在不拿，被人搶走，可別怪

我！」聽小吃店的老鴿笑稱，才講完，妳公公竟當眾把褲子扯下來，緊接著露出脹大的老雞巴，拚了命，要姘頭舔，簡直，丟死人哩。

娜亞到小鎮賒借農藥跟肥料，遇到以前部落的鄰居轉述，聽著聽著，臉竟跟著紅了起來，想不到素日百病纏身的公公，居然這麼風流大膽。

那黑鑽石呢？公公到底拿出來獻寶沒？沒有耶，娜亞的手帕交幸災樂禍的說，那天深夜，妳公公把身上所有的錢花光，就被小吃店的保鏢請出去。臨走前，他還不甘心的在門口大吵大鬧，咒罵梅花是老賤貨，翻臉不認人；鬧了整夜，直到快天亮，小鎮警察跑來關心，你公公才醉醺醺的離開。聽警察講，他邊走、邊拉著褲襠，高唱著：「來啦，來啦，黑鑽石就躲在我的雞巴裡，要是不信，趕快來看嘛！烏吉（泰雅語：大便）！梅花，妳這個老賤貨，烏吉啦！」

中午搭客運車回部落，娜亞剛下來，就在雜貨店遇到兒子的班導，她因為孩子的學費沒繳，尷尬的想找個地洞鑽進去。

回家以後，娜亞看見丈夫巴布，躺在床上睡覺，氣的拿菜刀朝他砍下去，驚的原本熟睡的巴布，立刻跳了起來，狂奔到房間避難，邊逃、邊跑、還邊吼叫：「娜亞，妳瘋了啊？幹嘛，拿刀砍我啊？！」

一旁的娜亞，看結婚十年的丈夫，活像森林中發瘋的山豬，在家裡到處亂竄，突然感到莫名的悲哀，猜不透當初自己，為何愛上他的，怎麼會放棄娘家替她相親的對象不嫁，中邪似的，偏要跟這窮酸私奔？娜亞想，只有一種可能，絕對是中了巫女的法術。聽說，被她下咒，一輩子都休想翻身。

逃出竹編的破舊家屋，巴布頂著熾熱的豔陽，漫無目地的走在鄉公所替部落新鋪的柏油路上，念起妻子憤恨的眼神，以及緊緊握在她手中的菜刀，巴布心底不免打了寒顫，心想，總有一天，難保不死在娜亞的手上。巴布記得，十

年前的娜亞，不是如此潑辣，那時的她，擁有張純潔到彷彿盛開百合的臉龐，玲瓏有致的體態和呼之欲出的酥胸，還成了當時部落年輕男孩甚至中年男人覬覦的對象。

以往，受到大家暗戀、傾慕的娜亞，誰都瞧不上眼，唯獨對家境貧寒的巴布情有獨鍾。半年後，更不顧家人激烈的反對，硬是退掉老頭目從小幫她指腹為婚的親事，在一個狂風暴雨的夜晚，與他私定終身，進而私奔到外地工作，等生米煮成熟飯，跟著珠胎暗結了，才無恥的返鄉公開他們的喜訊。

儘管結婚時，部落找不出幾隻螳螂前來家裡祝賀，從清晨到暗夜，娜亞依舊滿足的抱著巴布雄壯如黑熊的肉體，在爛的快要垮下來的竹屋內，興奮的咿咿呀呀的，鬼叫了好幾天，直到二姐說他們親熱的聲音，聽的她惡夢連連，娜亞才終於從他身上，心不甘、情不願的爬下來，穿好她單薄的衣衫，替丈夫巴布煮出新婚以來的頭一餐，據聞是燒焦的溪魚，外加一盤炒的快要乾掉的野菜，還有兩個硬到足以咬斷牙齒的糯米糕。

沿途，巴布叨念著快要發霉的記憶，不敢相信晃眼十年，過去那個甜到可以釀出小米酒來的美人娜亞，竟變的這樣面目猙獰。想起中午在床上，娜亞猛然的那一刀，此時此刻，在大太陽底下的巴布，仍覺得脖子涼了半截。仿如腦袋，隨著部落午後刺目的光線，應聲落地，自己屈辱化成遊走在人間的孤魂野鬼。

由於想的太入神，比令叫他，巴布壓根沒聽見。

「咦，你沒去果園啊？」比令拿著從雜貨店買來的，定價五十元的廉價衛生紙，正趕著回家。

「沒有耶，因為農藥正好用完，娜亞今天去小鎮買。明天一早才有辦法去

果園噴灑！那你呢？怎麼沒去做水泥？該不會喝多了，爬不起來。」巴布嘲弄的說。

「誰像你，跟蟬一樣懶惰！我是親戚結婚走不開，乾脆請假，要不然再怎樣，美麗也會踹我去工作。我哪有你好命，可以成天在家睡覺，只要醒來，就有人陪你吃飯、洗澡、做愛，啥事都不用幹！」不滿巴布的調侃，比令笑稱，他是吃軟飯的男人。

「好啦，不跟你囉嗦！我要去工寮。」巴布決定盡快離開，躲到工寮，看那裡是否有昨晚吃剩的飯菜。

「我看不是去工寮，是趕著去挖黑鑽石才對！只要拿到那顆像鵝蛋般大的鑽石，你巴布還去果園灑什麼農藥啊！」比令嘲弄的說。

## 殺手的眼淚

好不容易掙脫損友的糾纏，巴布決定走捷徑，避開路上可能遇到的部落親友，獨自往工寮前進，他看著妻子娜亞，節衣縮食買給他的電子錶，想雅爸應該還在宿醉。這樣最好，只要他睡死，就可以偷吃剩菜殘羹，順便到工寮周圍翻箱倒篋，找尋他的黑鑽石。

抵達工寮門口，便聽見如雷的鼾聲，從屋內傳來。一切都在巴布的預料之中，爲了怕吵醒正在酣睡的父親，巴布躡手躡腳的往廚房走去，翻弄了老半天，簡陋的餐桌，甚麼也沒有。

巴布念著，挨餓沒關係，可不弄點錢來花花，全家的生活，就要陷入絕境。於是，巴布搜索起工寮周遭，從雅爸最愛的背篋查起，仔細翻找那裝了一大袋沈甸甸的東西，是否藏有他的黑鑽石，期待能找到這顆鵝蛋般大的亮晶晶的石頭，就此改善家裡貧困的環境。



自此以後，妻子娜亞和兩個孩子住進水泥蓋的樓房，像她娘家那些狗眼看人低的親友，擁有會製冰的雙門冰箱，3D 液晶電視，超大型冷氣，還有時髦到不行的平版電腦，全自動卡拉 ok 伴唱機，開輛簇新的賓士休旅車，帶全家大小到熱血沸騰的墾丁，去參加什麼鳥音樂祭，學城市人來個渡假休閒之旅。啊，如果真有這麼一天來臨，可能比過世的雅雅（泰雅語：母親）登上彩虹橋，還叫他們幸福百倍。

但，天不從人願，巴布在工寮整整搬弄了一下午，直到夕陽趕著要下山，森林的夜色，拉起序幕，依然沒有找到黑鑽石的下落。有的只是雅爸塞進床下發酸的補丁內衣褲，和蒼蠅紙上不知何時黏住的風乾的老鼠屍體。

終於，巴布狠下心腸，背著雅爸皺巴巴的老臉，開始在他身上翻找，可找了許久，他破舊的褲袋內，只有幾張當票、賒帳的借據和過期的彩券，其餘的，就只有小吃店陪酒老太婆濃妝艷抹的玉照。然後，便是奔竄在他身上可能數以萬計的跳蚤大軍。如果這些碰碰、跳跳的小蟲子，能夠煮來吃的話，巴布倒是可以紮實的飽餐一頓。

入夜不久，失望透頂的巴布踩著疲軟的步伐，竟自離開工寮，決定到附近廢棄的小學分校，暫時委屈安身。等經過那裡新開的雜貨店，再跟過去的老闆賒帳，看能否先拿些罐頭、麵條、餅乾充饑一晚。畢竟，從中午被娜亞在床頭砍殺離家起，他半天都沒有吃過東西，再這樣饑餓下去，他很快就會上彩虹橋和過世的雅雅重逢。

不知怎地，想起雅雅的巴布竟在黑暗的山徑上號啕大哭起來，嚇的飛禽走獸到處奔逃。以為有人來襲，因為動物不知道，恐怖的殺手也會脆弱，要是娜亞知道巴布失蹤，是跑來工寮找食物，又躲在山溝裡痛哭的話，鐵定會氣的甩

他巴掌，笑他是整天吸奶的嬰兒。否則，哭什麼啊！要哭，等那個老鬼掛了，再哀號都不遲。

兩眼浮腫的巴布，太陽下山，終於走到分校的雜貨店，他看見昔日同窗小劉打著赤膊蹲著搧風，趕緊擦乾眼淚，擠出笑容：「不簡單啊！小劉，那麼年輕就當老闆！」

「還好啦！哪有你巴布厲害，整片山的果園，都快要是你的耶！」小劉羨慕的回說。

「我看是賣掉半個山頭還差不多！」巴布無奈的辯稱，肚子竟跟著他說話的聲音，咕嚕、咕嚕的不斷鬼叫。

「你雅爸講的啊！前兩天他同我訂了兩箱啤酒和一大包米，他說，等他把黑鑽石賣了，別說是賒東西這點小錢，連後山那片果園，他都要買下來。」小劉興奮的陳述。

「那黑鑽石該不會藏在山上？」

「你怎麼會問我？你當兒子的，應該比我這個外人清楚！」

「小劉，別聽他亂吹牛，我現在連飯都沒得吃了！哪來的後山果園！同學，先借我點泡麵、罐頭，充饑一下啦。」巴布爲了填飽肚子，向小劉祈求的說。

「好啦，好啦，不過同學歸同學，你拿的東西可要賒帳哦，不然我家那隻母老虎知道了，可會跟我沒完沒了。」

「那有什麼問題，看你要簽名，還是蓋印，我都奉陪啦！不過老酒鬼欠你的份，可別算在我頭上。」巴布撇清的說。

直至夜幕低垂，巴布依舊沒有回家，這下可急壞了素日蠻橫的娜亞，她怕懦弱的丈夫一時想不開，該不會學隔壁阿婆患了癌症的兒子，跑去偏僻的竹林

上吊自殺，像山徑上隨處可見慘遭車子壓死的野貓，死了還要讓人掛在樹頭搖來、晃去。倘若這樣，算算時辰，巴布的陰魂也該返家向她索命，怎麼到現在，一點動靜都沒有。

正當娜亞急的決定報警的同時，兒子威比卻戲謔的說：「雅雅，不用操心啦！雅爸一定跑去尤達斯（泰雅語：爺爺）的工寮。他每次被妳『追殺』，不都是躲到那兒嘛！說不定現在他已經和尤達斯喝到痛風了呢。」

因為掛心丈夫巴布的安危，不到半小時，娜亞就隨警車往山上的工寮尋夫。可到了那裡，只見雅爸躺在竹床上呼呼大睡，卻不見巴布的影子，娜亞情急之下，搖醒正在昏睡的公公，誰知他搖搖頭，也不曉得巴布跑到哪。這會，娜亞更加憂慮，擔心自己早上狠狠那一刀，真的傷了巴布的心，害他從此就要步入黃泉，以致走出工寮，警車在娜亞不斷哀求下，只得繼續陪她往廢棄小學分校搜索，哪曉得車還沒開到學校大門呢，遠遠的，娜亞便瞧見校內有炊煙升起，等她和兩個部落員警拿著手電筒，小心謹慎的穿越過長的比人還高的茅草，總算發現巴布坐在破敗的一年級教室，就著火堆正張開大嘴，吃著香噴噴的泡麵。

「妳…怎麼來了？！唉呀，還把警察給帶來了，該不會要抓我回去關在派出所吧？！」巴布見娜亞滿臉憂心的表情，想這凶悍的女人，居然也會關心他的死活。

「哪來那麼多廢話，天都黑了，要吃飯不會回家吃哦，幹嘛！躲在這兒給蚊子咬。在學校吃會比較有學問嗎？快把東西收一收啦，威比還在家等著你吃飯呢，他說他想吃你炒的醃肉。」娜亞見丈夫巴布眼睛發紅的模樣，以為他讓山上的蜜蜂螫了，不免擔心。

亮的睜不開眼睛

坐上警車，隨妻子娜亞回部落的巴布，看著窗外的月亮，想著雅爸，黑鑽石的光茫，應該比這迷離的光影，閃爍個千萬倍，最好刺眼到足以讓他睜不開眼睛，那在鎮上的銀樓，才會賣出好價錢。可雅爸究竟把這顆耀眼的大石頭藏在哪？真如小劉所講的，在工寮，或者，那不過是雅爸的謊言，主要的目的是要混淆視聽，讓大家摸不清黑鑽石確切的藏身地點。

老傢伙肯定像部落謠傳的那樣，難怪二姐從以前到現在對貧病交迫又酗酒好色的雅爸，總是不聞不問，好像他不是生養她的父親，而是無故闖入家中的無賴。巴布念著，只有他最蠢，這些年來，一直被雅爸可憐的臉孔，玩弄在股掌之中。

回到家，巴布看見餐桌只剩下野菜湯，從工寮回來的雅爸把醃好的山豬肉，全給吞食殆盡。此刻，躺在客廳的破竹椅上，滴著口水睡覺，邊睡、邊叫喊著：「怎麼樣？漂亮吧！黑鑽石，可是我用畢生的功力，提煉出來的。喂，你到底要不要買。」

「畢生？提煉？」巴布聽到雅爸的夢話，對於黑鑽石的來歷，感到困惑不解。

半夜躺在床上，巴布焦慮的情緒，感染到妻子娜亞，害她在床鋪，轉來、轉去，無法入眠。

「他的夢話，你聽見了？」娜亞問。

「嗯。」

「很奇怪耶？！」

「嗯。」

「那你覺得，他的黑鑽石究竟藏哪？」